

# 關麟徵的傳奇(二)

費雲文

## 神出鬼沒痛殲共軍

民國廿五年，竄抵陝北的共軍，已擴充發展至五萬人，惟陝北地瘠民貧，糧食恐慌，乃思向較為富裕的空間發展，於是年二月廿日集中四萬人（含第一方面軍彭德懷，第一軍團林彪，十五軍團徐海東，廿八軍劉志丹），由毛澤東親自指揮，分兩路渡過黃河，進犯山西，狼奔豕突，相當猖獗。晉省當局將晉軍編成四個縱隊，分頭堵截，難挫凶鋒，共軍且有進攻太原之勢。閻錫山乃急電中央，請求調遣得力部隊，去晉協剿。中央乃派關麟徵的廿五師（配屬第二師的羅奇一旅）、呂濟的卅二軍、湯恩伯的第十三軍入晉，由陳誠協助閻錫山統一指揮。閻以軍委會副委員長身份，將該三部編為剿共第五、六、七縱隊。關麟徵的廿五師由洛陽出發，首先進入山西，閻錫山下令關麟徵開到靈石集中，以便對威脅太原的共軍展開攻擊。中央則以後續的湯恩伯之師，尚未到達，命令他在臨汾暫停待命。他觀察當時情勢，毅然電呈蔣委員長云：

「就戰術着想，臨汾待命最為相宜；為中央

與地方今後的感情與大局計，則宜率部深入，集中靈石，與太原呼應，究應如何，尚乞裁示。」

蔣委員長接受他的意見，他遂率部前往靈石。當時，共軍的主力已迫近太原，得知關麟徵部北上，乃在臨汾往靈石的鐵路兩側埋伏，實施其「阻援」的慣技。

關麟徵部的一個負責前衛的營，中途中伏，兩側的共軍用機槍掃射，營長徐幼常機警沉着，不慌不忙的下令火車司機將列車後退，先脫離共軍的有效射程，然後令全營下車，分向鐵路兩側掃蕩，掩護本部通過。在如此處處受阻的情況下，終於全師抵達靈石。

共軍得知關部到達，乃改變戰法，將準備進攻太原的主力南移，以便先消滅來援的關麟徵師，解除後顧之憂，再回師圍攻太原。於是派出軍容不整的共軍，飄忽不定的時隱時現，引誘關麟徵師貿然出擊。

關麟徵看准了共軍這套「誘敵深入，以大吃小」的詭計，却以「先求穩當，再求變化」的原則，不為所動。同時，他判斷共軍四萬人決不能

長時期聚集一處，勢非分散就糧不可；他準備等待時機，將共軍各個擊破。

兩星期後，他得到空軍的偵察報告：有一股為數約一萬人的共軍，已經沿同蒲鐵路向南，再向北竄，已接近黃河邊境；另一股共軍約三萬人，也向西竄。他從地圖上測量距離，兩股共軍相隔有兩天的步行行程以上，於是他決心斷然出擊，先打一萬人一股的共軍。在隰縣以南的午城鎮，追上林彪的第一軍團，以優勢的火力，將共軍擊敗。並且分兵兩路，連夜迂迴到林彪退據的蘇家莊背後，主力則沿大道進軍，於拂曉前趕到蘇家莊附近，將林彪部共軍團團包圍，出其不意的猛施攻擊，將其殲滅大半，林彪率少數殘部，落荒逃入叢林之中。關麟徵部乘勝進駐隰縣，暫取守勢。

當時空中偵察報告，又見共軍主力正向隰縣集結，關麟徵軍在態勢上已成爲孤軍深入，陷於被敵四面包圍之中。中央乃將此情報轉知關麟徵戒備，一面令湯恩伯的十三軍加速入晉，協同作戰；並由陳誠自南京飛往統率。陳誠在京起飛之前，即急電關麟徵：「湯恩伯部未到達戰場之前

外 中 雜 誌

，不可輕舉妄動。」

一天上午九時許，城南的民眾不止一次的進城要求親見師長，報告有兩千疲累不堪的共軍，正在他的村莊吃飯，架槍休息。他判斷這是共軍調虎離山的誘敵之計，於是將計就計，對來人表示馬上要出擊，但保守機密，並將來人放回。一面通知城南據點的守軍，嚴加戒備，一面却親率主力出北門，在數里之外，即與前來偷襲的徐海東部共軍遭遇，乃出其不意的予以迎頭痛擊，使其傷亡慘重，落敗逃走。

集結在城南的毛澤東、彭德懷、劉志丹和林彪殘部，正等待關麟徵部出擊，好巧施其以大吃小的慣技，卻不見關麟徵軍出動，反而聽到城北有激戰槍聲，才知又上了當。

可是，關麟徵却乘城南共軍意氣沮喪之際，連夜由城南出兵，向共軍集結處秘密前進，於拂曉前趕到準備位置，一聲令下，猛施奇襲，又把共軍打得雞飛犬走，狼狽不堪。關麟徵部一路窮追猛打，天晚才收兵回隰縣休息。

此時，湯恩伯的第十三軍也已趕到，共軍被迫遁回陝北。我軍一直追到清水關和黃河渡口的三交鎮。

本戰役，關麟徵又憑機智膽勇，獲得全勝，傷亡只有數百人，但却俘虜共軍三千多人。

### 累出奇兵共軍喪膽

關麟徵在山西剿共獲勝後，率部回到洛陽整補。

共軍方面，由山西遁回陝北，元氣大喪，暫

時無力蠢動；但留在川西的張國燾、徐向前的「第四方面軍」三萬五千人，和賀龍、蕭克的「第二方面軍」五千人，却在史達林的同意下，全師北進，侵入甘肅，準備經河西走廊前往新疆。

中央得此情報，乃於民國廿五年冬，任關麟徵為十一縱隊司令官，統率王耀武、李及蘭、沈久成三個師和他自己的廿五師入甘，向天水方向進軍，與胡宗南的第二縱隊配合作戰。

入甘的共軍分兵兩路，右路軍賀龍、蕭克的「第二方面軍」，進軍路線為出甘省的岷縣、靜寧，進出海原一帶甘北地區，與陝北的共軍取得聯絡，並且掩護「第四方面軍」渡黃河西進。該軍出發後，起初頗為順利，但到了天水，却被胡宗南部痛擊，損失很大，祇好向靜寧以北地區急遁，無法遂行掩護「第四方面軍」西進的任務。

左路軍張國燾、徐向前的「第四方面軍」人多勢衆，攻佔會寧、靖遠，製造渡河工具，積極渡河。

陝北的共軍也派彭德懷率部進至同心、海原一帶，徐海東率部進至打拉池地區，策應「西進」之師。

因為共軍製造渡河工具，需要相當長的時間，於是中央乘此時機，加強堵截剿滅的調度，一面以空軍監視渡口，一面調胡宗南、關麟徵、朱紹良、毛炳文各部予以進剿。

關麟徵到達秦川附近，王耀武等三個師，有的沿途佈防，有的另有任務，他僅率第廿五師進入靖遠以南地區（蘭州以北，黃河南岸），正準備與張國燾部決戰，十一月十天左右，却受到共

軍張國燾部襲擊。他以優勢的裝備和旺盛的士氣，當子來犯的共軍迎頭痛擊，並且乘共軍敗退，猛追不捨，向共軍盤據的「二百戶」、「四百戶」一帶，連夜攻擊，使其無法喘息，受到極大傷害，天亮後全面潰退。

共軍爲了反擊關麟徵軍，挽回頹勢，特派陳再道的共軍圍住，兩個團失去聯絡。關麟徵軍應付共軍的袋形陣地，早有經驗，梁愷不慌不忙的以「一四五團」佈下梅花形的圓陣，一再擊斃來犯的共軍。共軍原想以大吃小，以人海戰術將梁愷的一個團孤軍吃掉，但是制不住梁師的拚命還擊，破不了梅花圓陣，徒然增加傷亡。

與梁愷失去聯絡的「一四六團」聞聽槍聲，知道了「一四五團」的位置，主動的向槍聲密集處趕來，無意中形成內外夾擊共軍之勢，將陳再道的反擊之師打得落花流水，倉皇逃去。

關麟徵師的另一旅張耀明軍，則追逐另股殘餘共軍到紅堡子和大爐子一帶。與梁旅會合後，繼續追擊到打拉池（寧夏邊境），才鳴金收兵，入靖遠城休息整補。

張國燾「第四方面軍」的西進之師尚未渡河的，被關麟徵師打得焦頭爛額，再受到胡宗南部等國軍的壓迫，只好向東北逃竄，靠近徐海東的接應之師，然後由打拉池、海原、同心向東移轉，靠近陝北「蘇區」。

已經渡河的歸徐向前、陳昌浩指揮，約一萬人，成爲孤軍深入，由景泰沿長城經過古浪時，却被馬步芳的騎兵徹底擊潰。只有少數幾百人，逃往新疆；也有零星星星逃回陝北「歸隊」的。共軍的「西進計劃」，遂被徹底破滅。

## 西安事變力勸持正

正當共軍龜縮到陝北地區，不難被國軍犁庭掃穴之時，却於民國廿五年十二月十二日發生舉世震驚的西安事變。當時，關麟徵正在賀蘭山到蒙古的阿拉善旗，回被北竄的共軍，忽然接到胡宗南的電話，得知蔣委員長被劫持，頓時昏厥難支，痛哭流涕。

不久，他又得知楊虎城與張學良派出代表到銀川，拉攏寧夏省主席馬鴻逵，聯盟合作，抵抗中央，因爲馬鴻逵與胡宗南有點意見，萬一受到張、楊的誘惑，與其同路合流，那麼對大局將有很大的不利影響。因爲他平時與馬鴻逵相處極爲融洽，於是，他想親自去銀川和馬鴻逵相見，動以道義利害，勸其拒絕張、楊的聯絡，嚴守擁護中央的立場。

他對馬鴻逵說：

「今天情形已很緊迫，事秦事楚，就在主席一念。如果你想與張學良、楊虎城合流，抗命中央，即請將我扣留；如果你一本初衷的擁護中央，就應該扣留張、楊的代表，正式表明態度。」

馬鴻逵聽他此話，熱淚交流，痛哭失聲說：「雨東，你還不知道我是服從中央，對蔣公

忠心耿耿嗎？我馬上將那兩個代表軟禁好了。」馬鴻逵的叔父也在一旁，見此情形，說：「鴻逵，你們最好結拜爲兄弟，以後同心協力，忠誠爲國。」

馬鴻逵馬上先跪在地下，關麟徵也隨後跪下，對天盟誓，結爲兄弟。關麟徵並對馬鴻逵說：「西安事變未解決前，我絕不離開銀川，你我共同進退。」以安馬鴻逵之心。

因爲他這番大義血忱的作爲，促使寧夏馬家軍態度明確，增加了對張、楊心理上的壓力，有助於順利解決事變。

## 獨出奇謀阻敵漳河

對日抗戰開始，關麟徵已升任第五十二軍軍長，轄第二、廿五兩師，屬第二集團軍總司令劉峙指揮，防守保定。

當時第二集團軍沿平漢鐵路作縱深配備：以孫連仲部守涿州、定興、新城、徐水；曾萬鍾部守定縣、新樂、曲陽；陳鐵部守涑水、易縣；關麟徵部守保定、滿城、高陽、完縣。

惟石家莊也有行營，可以對上述部隊發號施令，以致指揮未能統一。

日軍佔我北平後，忽出奇兵渡永定河，向西襲擊蔚縣、涑源，騎兵馳騁，有乘虛突入山西之勢。孫連仲與曾萬鍾調兩部奉令赴山西，日軍却集結優勢兵力，陸空聯合，聲東擊西的由北向南，從正面直撲保定。

關麟徵軍防廣兵單，臨時配屬他指揮的趙壽山部擔任右翼新安一帶的防務，不大盡力，預計

前來支援他接替左翼滿城防務的友軍，又因爲鐵路遭日軍轟炸，遲滯未到戰場。

關麟徵以兩個師的兵力，劣勢的火力配備，苦戰四天四夜，犧牲慘重，終於被日軍左右兩翼突破，遂不得不奉令節節抵抗，退守漳河。

民國廿六年十月，關麟徵的五十二軍歸湯恩伯指揮。日軍十四師團的主力由肥鄉、成安、臨漳進犯國軍，以便衣隊混雜於難民羣中，偷渡漳河，將東、西保漳一帶的高地佔領，後續部隊也源源到達，十月廿一日，五十二軍奉令攻擊來犯的日軍。

關麟徵指揮第二師鄭洞國、廿五師張耀明部，以及八十九師王仲廉的一部，以哀兵必勝的心情，人人奮勇爭先的猛攻強敵，關麟徵本人也去第一線督戰。雙方在東、南保漳一帶的高地，形成拉鋸戰，失而復得數次之多，戰況極爲激烈。

擔任主攻的廿五師犧牲重大，團長曾謙在杜家崗與日軍肉搏時，死於敵人軍刀之下；另一團長鄭明新也以身先士卒而負重傷，但始終保持優良的堅忍求勝的傳統精神，苦戰三日三夜，使強敵受挫，於廿三日倉皇北撤，獲得最後勝利（日軍十四師團的兩個聯隊長發表有回憶錄，自承此役確係受挫撤退）。

關麟徵於雙方苦戰疲憊之餘，却獨出奇謀，密令張耀明自廿五師中選拔精銳，由營長梁智偉率領，奇襲邯鄲的日軍機場，出敵意表的燒毀飛機十餘架，並將日軍守備隊全部擊斃，擄獲械彈器材，全勝歸來。

## 臺兒莊役浴血力戰

民國廿七年三月廿四日起，日軍與國軍展開臺兒莊爭奪戰。

臺兒莊屬於魯南的嶧縣，在其東南約卅公里，是一個大寨子，東西相距約二公里，南北相距約一公里，有相當堅固的土石寨牆，有六個莊門，十二條街，九個大碉樓，七十多個小碉樓，三千四百多戶人家。南門外是大運河，上可向西北通黃河，下可向東南入長江，不但是臺灘公路臨臺支線的終點，而且西去四華里就是聚趙鐵路北站，西南去六華里，就是南站，形勢很重要。

日軍攻我臺兒莊，為進犯徐州的前奏。

我軍迎戰戰略，是以孫連仲的第卅一師池峯城部固守臺兒莊，誓死不退，吸引日軍主力；以湯恩伯的第廿軍團（轄關麟徵的五十二軍，王仲廉的八十五軍）為包圍之師，從敵後夾擊敵軍；另以孫震的廿二集團軍固守河防，扼守利國驛，鞏固徐州北方；孫桐萱的十二軍、曹福林的十五軍活動津浦線，破壞敵後交通運輸，阻撓敵軍增援。

廿四日，日軍勁旅磯谷師團即開始爭奪臺兒莊，砲火猛烈，並有飛機、坦克助戰。我軍也運到新式大砲與平射砲，竭力抵抗，日軍死傷甚衆。雖然連日攻擊，甚至突入莊門，佔領四分之三的地域，但我軍仍死守不退，發生極慘烈的巷戰。

孫連仲的另兩個師一個旅（第卅師、廿七師黃樵松部，四十四旅吳鵬舉部）也在臺兒莊外與

日軍苦戰。

擔任敵後包圍的湯恩伯軍團，起先的攻擊目標是嶧縣和棗莊。關麟徵揮軍對棗莊一帶的村落逐村攻擊，日軍頑強不退，他想到用火攻的辦法，下令所屬用樓梯爬上屋頂放火，痛殲日軍，趕出村莊。

正在攻勢順利之際，為了就近夾擊磯谷師團，減輕臺兒莊的壓力，他於三月廿九日晚間，奉令擺脫日軍糾纏，主動南下，向臺兒莊東北的沙江凹攻擊前進。八十五軍也奉令留在平山、傅山、石城崗、女峰山，向嶧縣日軍佯攻，以掩護五十二軍的左右兩側背。

三月卅日，五十二軍進抵蘭陵鎮西南，展開於官莊蘭屯之線，不再需要八十五軍掩護；八十五軍乃即佔領水湖、王莊、甘露寺一帶，兩軍同時對進犯臺兒莊之敵的後方，加以攻擊，當晚推進到甘露溝、柿樹園之線。

臺兒莊東北地區，只有少數小山丘，一片平原，四處村落，星羅棋佈，攻擊部隊缺乏地形掩護，目標顯露；在火力不及日軍之情況下，攻擊任務相當艱巨。幸而日軍有白天出來活躍，夜晚龜縮在村內的慣性。關麟徵看準了這一點，乃以煽風點火的戰法，利用黑夜接近敵陣，突破一個村莊，便利用風向爬高縱火燒屋，一面砲轟槍擊，使敵人手忙腳亂，處於挨打的局面，將日軍赤柴聯隊殲滅殆盡。

卅一日，五十二軍已經克服了馬莊、大莊、張樓、賈家埠、小集、蘭成店、三佛樓，進展到官莊、蘭成店之線。八十五軍也克服馬山、九山、

進攻雙山，距嶧縣東郊不遠。

正當攻勢順利之時，突然由青島登陸的日軍板本旅團的沂州支隊三千人，經過臨沂方面，以野砲戰車，迅速躍進，奇襲國軍後路。於卅一日下午二時許，抵達相距關麟徵的軍部指揮所僅三四華里的地方，情勢相當危急。如稍涉張皇，則五十二軍前後受敵，可能全軍潰散，影響整個戰局頗大。

當時，戰區司令長官部的若干高級人員及軍團長湯恩伯正在關麟徵的指揮所，關麟徵力持鎮靜，一面送走長官，一面以身邊僅有的三百餘人，擺出攻擊姿態，先佔領地形要點，誘使敵人以為我軍已得先機，而改變作法，不急於長驅直入的衝鋒陷陣；反而先用砲火遙轟，無形中拖延了進攻的時間。一面從電話中答覆前方的張耀明，說明後方的槍砲聲，只是捉拿敵軍小股便衣隊，馬上可以解決，穩住軍心。

傍晚，陳大慶的第四師奉令趕來支援，穩住了陣脚。當晚，關麟徵與陳大慶計議反守為攻的辦法，以牙還牙的也從敵軍側背打擊敵軍，電請湯恩伯同意後，決定以第四師留在當地與敵軍接觸戰鬥，吸引敵軍。關麟徵軍的張耀明、鄧洞國兩師，則停止攻擊，連夜急行軍迂迴轉進到敵軍沂州支隊的側背面，與陳師前後呼應，將其包圍於愛曲一帶的村莊，猛烈攻擊。

日軍大出意外，倉皇應戰，遺屍累累，突圍脫逃，關軍乘勝急追，並於四月四日參加湯軍團對進攻臺兒莊的日軍總攻擊。

四月六日，五十二軍已將鐵路以東的村莊如

馬莊、馮家樓一帶的日軍，大部殲滅而確實佔領。八十五軍則攻克大顧珊，掃蕩譚莊、郁莊，稍後參加作戰的七十五軍周岳部則克服大石埠、章莊、東莊。

下午四時許，我攻擊部隊已迫近鐵路，即將截斷日軍退路。日軍忽然因獸猶圍的發動瘋狂的反撲，與廿五師短兵相接，白刃血戰，造成嚴重

傷亡，廿五師幾有不支之勢。關麟徵據報，立即下令第二師鄭洞國部全部增援第一線，絕不淮任何人退却。他自己也與張耀明師長等高級將領，親赴前線督戰，爭取此為山九伐的最後成功。上級據報，下令王仲廉、孫連仲、周岳各部，對即將崩潰的敵軍發動總反攻。

七日，日軍全部敗退後撤，我軍分途追擊。

### 編輯報告

△吳佩孚以山東蓬萊一貧家子，發奮苦讀，中秀才，當小兵，居然憑恃百戰功勳，總縮兵符，蔚成北洋直系軍閥第一員大將，開府洛陽，權傾朝野。在曹錕出任貽選總統前後，隱隱操縱直系中央。及至北伐軍興，全盤失敗，走四川，居北平，竟能在淪陷時期痛斥汪精衛，力拒日閥威脅利誘，克保晚節，不惜以身殉，確為民國以來不可多見之傳奇人物。今由于凌波先生就其一生中精彩的一段，廣徵史料，精心撰寫：「吳佩孚開府洛陽記」，自在中外雜誌連載以來，備受讀者推許。本期寫到全篇的最高潮，珍聞秘勿，自此相繼推出，極富吸引力。

△周谷先生寫魯迅，本期特別刊出魯迅當年的婚姻奇談。「新婚之夜大哭一場」，當年魯迅與許廣平之師生戀愛，轟動一時，騰傳遐邇。但因當事人健存於世，頗多隱諱，此次由周谷先生據實報導，將當年箇中密幕和盤托出，雖云天寶遺事，仍具新聞價值。

△黃埔一期，一代名將關麟徵，北伐、抗日、剿共，轉戰南北，迭建奇勳。而其一生秉忠義、尚氣節，大有關羽威鎮華夏之風。可惜迄今為止，尚未有此一當代名將的完整傳記，頃由費雲

### 編者

文先生撰寫「關麟徵的傳奇」，將關麟徵將軍一生中最高光的片段，獻諸中外讀者之前，生動翔實，讀來令人愛不釋手。

△旅美學人曹志源博士抒寫他三十年來海外見聞的雜感，本期寫到「禮多人也怪」，自國際權要之間的「送禮」珍聞趣事，暢談外交手腕，兼及民主政治運作，妙趣橫生，發人深省，稱得上是壇坫三十年的經驗之談。

△許志遠口述，賀恆仁撰稿的「刺汪案的始末」，越寫越精彩了。當年孫鳳鳴刺汪精衛一案震驚中外，餘波盪漾達半個世紀之久，時至今日，始由中外雜誌作此有系統的真實完整報導，是為中外對萬千讀者的一項獻禮。

△黃天邁先生的「浪跡天涯憶舊遊」，在中外雜誌第二三〇號開始發表以後，佳評如潮，反應熱烈，許多讀者都說黃先生所寫的人物軼事確是最佳的茶餘酒後談助。本期黃先生寫雷震遠神父、名外交家陳之邁和風流才子，文壇一代巨匠郁達夫，這三位人物都有特殊的事跡，萬方矚目的談資，請讀者諸君細細玩味，與雷、陳、郁三

本戰役，關麟徵顯現出他在戰場上縱然遇到優勢火力的強敵，也決不退縮挨打，而隨時爭取主動的找敵人弱點，打敵人，爭取勝利的堅強意志力和隨機應變的有效方法。日軍對他相當佩服，曾有「關麟徵的一個軍，應視同普通支那軍十個軍」以及「臺兒莊……支那關某之軍……頑勇……」等話題。(下期續完)

氏相交有年的黃天邁先生，他將給我們帶來多少更珍貴的史料。

△二十、三十年代的電影紅星至今猶仍令人懷念、嚮往，充份證明他(她)們的感人事跡與精湛演技。阮玲玉和「金嗓子歌后」周璇的流風餘韻，出現在莫珍莉作家的筆底，大有推陳出新，令人目不暇給之概，這些都是扣人心弦，值得恒久流傳的好文章。

△莊烈先生所撰的「長白山下多麗人」，具小說體材，富史料價值，能將大多數讀者的視野，擴及於一些陌生而奇異的境界。本期中外雜誌他所發表的「蒙古王府行脚」，已揭開了古老神秘的蒙古高原的帷幕，美感與實感並存，讀來使人頗生新奇之感，幸請讀者注意及之。

△讀者孫景彤先生來函指正本誌三十九卷四期九〇頁：「最難忘紅油抄手」一文：「鼠襪街」為「暑襪街」之誤，此街名小吃是「專門水餃」，有紅油清湯。成都「吳抄手」老店，位於順城街，略近祠堂街。謹此致謝。

△本期因稿擠又兼排校不及，詹世驍先生、梁子衡教授、陳嘉驥先生、范興國先生等的作品均將延至下期刊登，敬請讀者期待。